

一九三七年，周恩来、叶剑英同志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，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淮南先生（中）合影。（张俭若供稿）



一九四一年，周恩来、邓颖超同志从延安赴重庆，张淮南先生（右）前往重庆机场迎接。图为机场合影。（张俭若供稿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新華日報

悼张淮南先生

周恩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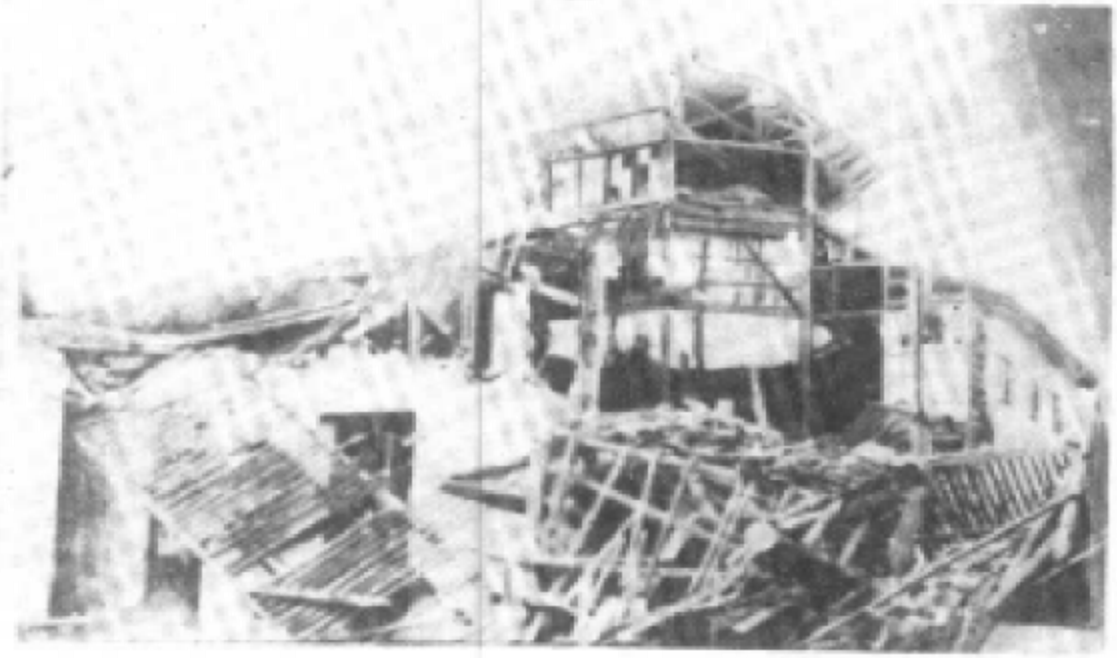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九日，周恩来同志为在重庆出版的《新华日报》写的代论：《悼张淮南先生》。

（温州市图书馆供稿）



温州沦陷期间，我方人员多方侦集日军兵力配备、军事行动等情报。图为原始记录之一部。

（叶汉龙供稿）



抗战期间，温州屡遭敌机轰炸。图为一九三九年四月下旬，温州中学大礼堂被炸后颓墙残柱，瓦砾成堆的惨景。

（温州中学校史馆供稿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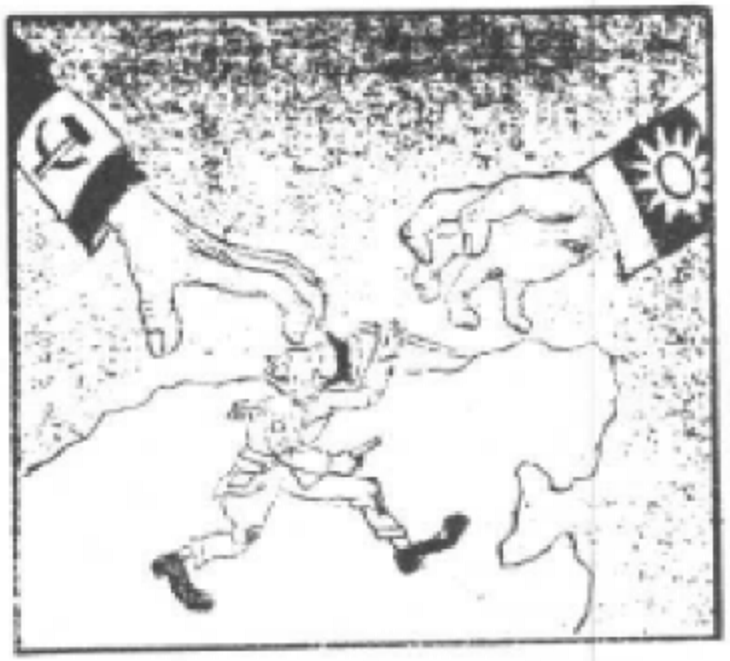
温州第一次沦陷后的第二年，出版了揭露日寇暴行的单行本：《纪念「四·一九」》。作者叶汉龙。图为该书封面。

（叶汉龙供稿）



抗战初期，温州的文化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。图为刊物中的一部分。

（温州市图书馆供稿）



抗战初期，温州的美术工作者创办了《抗敌漫画》。图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廿五日第四期发表的一幅漫画：《一致消灭共同的敌人》。作者张明曹。

（陈　桑供稿）

目　录

温州三次沦陷有关军事情况记实
……柯逢春等口述　孙孟框整理（1）
温州三次沦陷见闻……叶汉龙（8）
桥下街阻击战
——回忆温州第一次沦陷时的一场战斗……汪人杰（26）
岷冈山战斗……刘铁铮（28）
莲花心观战追记……谷擎一（31）
炸弹，在日军司令部爆炸……郑仰之口述　苏　虹记录（33）
把抗日布告贴在伪县政府门前…冯国栋口述　苏　虹记录（36）
沦陷时的温州中学……朱　鹏（39）
虎口余生记……瞿守中（43）

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活动概况……胡今虚（47）
永嘉县"政工队"的前期工作……陈　易（59）
抗战初期温州妇女的抗日救亡运动……王福音（68）
上前线去！到皖南去！
——记温州战时青年救护队参加新四军……王震之（76）
战时僧尼救护队……释木鱼（82）
抗战初期温州的文化活动……陈　桑（85）
一支活跃在浙南的宣传队……章西匡（98）
战时温州所见……何祖培（101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抗战中创办的清明化工厂……方恭敏(109)
温处木炭运销公司始末……黄国定(118)
浙江制革厂是怎样创办起来的……马允元(123)
抗战时期的温州工商业……吴　杰(131)
十八艘帆船被焚记……徐伯铸(140)
温州三次沦陷期间工商经济之损失……徐定水(142)

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著名人物——张淮南先生……赵　一(149)
张淮南行年小谱……张　炎(160)

"米华庄"之谜……陈于滨(171)
汉奸王永山其人其事……梅冷生(176)
温州第三次沦陷时敌伪组织情况……陈于滨(182)

附录：
梅福文大义灭亲的宣言……本刊资料室(187)
温州第二次沦陷前日军是怎样进行军事部署的
……本刊资料室(190)

温州三次沦陷有关军事情况记实

柯逢春、汪人杰、陈干滨
黄翼华、宋任夫、余毅夫　口述*　孙孟楹整理

抗日战争期间，上海、南京、杭州相继沦陷后，温州湾五百余里海岸线，从此门户洞开，左侧背更受严重威胁。那时，日寇惧怕我持久战方针，遂大肆掠夺物资，妄图“以战养战”。我温州（旧称永嘉）为工商业集中的城市，物产丰富，资源充足，因而为日寇所觊觎，曾先后三次侵陷温州。这期间的军事情况，据我们所知略述如下。

“四·一九”温州第一次沦陷

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温州沦陷之前，国民党驻防温州的兵力计有：暂编卅三师（两种师，共四个团，一个独立营，炮兵、工兵各一连。师长萧冀勉，参谋长郑　平）；保安第四团；第八区保安大队；永嘉县自卫队（共三个中队）。

是年四月初，日机经常飞至温州侦察、扫射、轰炸。中旬某日，萧冀勉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通报（长官为顾祝同），略

---

* 柯逢春原系温州市政协常委、市民革副主委，一九八五年病逝。汪人杰现系市四届政协委员。陈干滨、黄翼华、宋任夫均于“文革”前病逝。余毅夫现系市四届政协委员、市工商联副主委。

谓："接获情报，日寇将进攻温州，饬注意。"萧即部署了防务，分配任务如下：

原驻台州之卅三师的一个团，仍守原防。

原驻乐清、平阳之卅三师的两个团，仍守原防。划出一个营兵力和炮、工各一连防守永强区的状元桥。

现驻温州之卅三师的一个团，负责青田、永嘉交界一线。

现驻温州之卅三师独立营，作为师司令部（师司令部设在温州西门外太平寺）后备机动部队，驻守温州西门外莲花心一线。

现驻温州之保安第四团负责梧埏区茶山一线。

八区保安大队负责温州小南门至大南门一线。

永嘉县自卫队负责温州东门——朔门——翠微山一线。

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八日（农历三月廿三日）夜九时许，飞云江潮涨，进泊在江口的日舰，派遣海军陆战队分乘小汽艇溯江上驶。他们驶过瑞安城时，将灯熄灭，速度降低，如同一般商船，及至沙垟地方才行登陆。登陆后，即将瑞安至温州的长途电话线剪断。登陆部队经桐溪翻越桐岭奔袭温州。夜十时许，日舰开进飞云江，陆战队登陆，一部日军沿瑞温公路向温州疾进，配合前一路成钳形攻势；另一部日军向瑞安县城进攻。攻城的日军系由东南方向进城，瑞安县自卫队略鸣数枪，即行逃遁，瑞安沦陷。

翌日黎明前，翻越桐岭的日军，分两路奔袭温州。一路经焦下地方，另一路经任桥地方，两路至新桥汇合后进入温州小南门、三角门，迅即侵踞松台山、积谷山、资福山各制高点。沿瑞温公路前进的日军，经帆游、白象、梧埏、南塘，也于拂晓前进入温州大南门。各路日军前进时，均有海军航空队的"九六"式战斗机，携带轻型炸弹配合。

各地驻防的守军均未抵抗，即行逃跑。驻军最后逃跑的一个班，于十九日晨路经五马街口，适遇日军进城部队之搜索班，日军伏地射击，守军仓皇还击数枪后向北逃去。

那时，驻军卅三师司令部早已撤至上戍藤桥山底，而设指挥所于西门外太平寺；独立营也仅留一个连在莲花心。及至日军进城，指挥所人员向仰义羊山仓皇逃跑，日军向西门外搜索前进，该连为掩护指挥所人员，曾凭险向日军开火。双方相持至十九日夜，始撤离莲花心向仰义羊山而去。是役该连有伤亡。至此，温州及近郊遂全部沦于日寇铁蹄之下。

事后判明，在飞云江沿岸登陆的日海军陆战队约五百余人；进攻温州的约三百余人；百余人奔袭状元桥，抢建桥头堡，接应较大日舰进泊。另有重武器装备的海军陆战队约五百余人。

二十日晨，日军派遣一个连横渡瓯江，进驻江北岸罗浮；又派一个排向西搜索，均骑自行车，进至桥下关地区，被自罗浮后撤之国民兵团自卫第二中队汪人杰部阻击。这里，原有该中队上年修筑的国防工事壕堑，汪以地形熟悉，工事良好，故停下扼守。双方激战约三十分钟，日军向罗浮方向回窜，汪以敌情不明，未行追击。随后，汪部奉令后撤至永临。

在永临，国民兵团自卫第三中队长（湖北人），率部向后渠逃跑，后奉令仍返永临。该部行经猫狸垵岭上，中队长因其平日虐待士兵，克扣粮饷之故，为部下号兵击毙。该中队一个班士兵溃散，向碧莲方向而去。

温州沦陷后，永嘉县动员委员会书记长柯逢春，拟在楠溪组织民众武装抗战，已有头绪；但被永嘉县长兼国民兵团团长张宝琛严厉制止。据云“组织不得，不能为共产党所利用。抗日只能由政府干，民众不能干。”当时集结在永临地区的地方团队，其目的在于镇压西、楠两溪人民武装；集结于上戍藤桥山底地区的正规部队及保安部队，其目的也在于镇压永嘉、青田边区和永嘉、瑞安边区的人民武装。而对日寇大敌却置之不顾。

日军侵陷温州后，即大肆掠夺物资，主要是五金、棉纱、布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西，均运往状元桥由日轮载走。汉奸王永山、叶仲英、张博夫、周华国、陈成九等，或带头欢迎日军，或办临时商会，或助敌掠夺物资。

五月一日日军撤走。一部自飞云江登舰而去，另一部自状元桥登舰而去。国民党军队陆续返城。温城在日军退去，国民党军未返期间，群众以国民党军、政、党部门平日害民有余，遇敌而逃，愤恨万分，将国民党党部、保安司令部、县政府、警察局等机关捣毁。萧冀勉为遮盖不战而逃之羞，下令将八区保安大队长厉剑凌枪决。厉是张宝琛的外甥，张是黄绍竑的亲信；而萧属蒋军嫡系，彼此明争暗斗剧烈。萧将厉处以极刑后，又将自卫队长陈作楫关禁，藉此略平民愤。

纵观温州第一次沦陷，日寇共盘踞十三天，使用兵力约千余人。据传，这批兵力系日军海军陆战队的一个混合支队，有空、炮配合。我温州被劫资物，无法统计。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日军进攻的路线，与史册上记载的明季倭寇侵温路线相同。至于国民党驻军兵力，包括地方团队在内，将近六个团，达六千余人。如能坚决抵抗，凭藉兵力、地利，足以弥补缺乏海、空之劣势，完全可以御敌于门外。

“七·一一”温州第二次沦陷

一九四二年七月初，日军的一个旅团，在金华集结，沿金华——丽水——青田——温州公路线南犯。这时公路虽已破坏，但不彻底。日军至永嘉的林福下村抬头山地方，分两部进犯：一部横渡瓯江，经横山翻越茅竹岭至藤桥，再翻越天长岭侵温；一部续沿公路南下，经朱涂、白上、桥下而至罗浮，留守部分兵力，主力直趋乐清柳市。传闻，日军旅团长系高桥胜马，军衔为陆军工兵大佐。

那时，国民党军队驻温兵力以及防务部署，均和温州第一次沦陷前相同。日军进犯时有空军掩护，长驱直入，于是年七月十一日侵陷温州。邻近的乐清、瑞安、平阳各县，亦相继沦陷。

日军进入温州后，如同前次一样，四出掠夺物资，并组织维持会。至是年八月十五日，日军取道来时途径，向金华撤退。临走时拉去民伕约三百余人，强迫挑运被劫物资。八月十七日，国民党军政人员返回温州。

纵观温州第二次沦陷，日寇共盘踞三十五天，使用兵力为陆军一个旅团，编制、兵力、番号均不详。侵温目的，事后判明与第一次侵温相同。被劫物资无法统计。

“九·九”温州第三次沦陷

一九四四年九月初，温州防守指挥官赵复汉（指挥部设西山堂），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通报，略谓：“日寇约三千人，附炮兵、骑兵等一部分去金华集结，有南犯模样，饬注意。”赵接通报后说：“温州海岸线太长，防了陆，防不了海。”又说：“裘时杰（浙闽抗敌自卫纵队司令）的两个团兵力我指挥不了，实在无法防守”云云。后来，赵勉强部署了防务，分配任务如下：

浙闽抗敌自卫纵队的两个团防守瑞安、平阳一线，必要时向大罗山转移。

省保安第二团防守茶山一线，必要时向大罗山转移。

温州防守指挥部所属一个团，防守状元桥至永嘉、青田交界一线，必要时转移巨溪。

八区保安大队防守城区南门至小南门一线，必要时转移巨溪。

永嘉县自卫大队防守东门至西门一线，必要时转移江北。

同年九月七日，日军梨岗旅团已沿金华——丽水——青

田——温州公路线南犯进至青田。翌日下午四时，其先头部队在空军掩护下进至林福下村抬头山地方，一部横渡瓯江至横山，翻越茅竹岭经藤桥，再翻越天长岭侵温；另一部续沿公路线，经朱涂、白上、桥下而抵罗浮，留守部分兵力，主力直趋柳市。后来，其旅团部驻柳市。

翻越天长岭侵温的日军，系梨岗旅团之后藤联队，共三营兵力，联队长名后藤。另有一山炮连。还有宪兵一排，队长名竹西，驻县公殿巷中国银行原址。另有一个政务班，主任持田，驻铁井栏商业银行内。

沿途及城内之国民党军队，已先一日逃避一空，最高指挥官赵复汉及其大部兵力退驻高楼；永嘉县自卫队则退驻枫林。温州及瑞安、乐清、平阳等邻县，均相继沦陷。

十月间，驻扎乐清虹桥之日军，派出一部兵力，约两个连突袭永嘉县自卫队驻地枫林及岩头，第二日撤退。

日军还收编了台州洋之土匪部队“乌军”一个大队，约两百余人，在温州各码道担任水上检查任务。“乌军”大队部驻东门株柏码头。

侵踞温州的日军似感兵力不足，常在夜间拉出一部兵力出城，白天则从另一方向进城，以此迷惑居民，使人错认为日军兵力不断增加。同时，日军重武器缺乏，特在各制高点，用农民晒谷用的竹簟卷成筒形，伪充大炮。

日军政务班进城后，即指使汉奸成立维持会及伪组织，由吴江冷任维持会长，谢醒吾任伪县长。日军一面经常派部队向乡区掠夺物资，一面通过伪组织苛征暴敛。

梨岗旅团另一联队则驻于乐清地区。

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，驻温的日军后藤联队退驻柳市，驻乐清之另一联队亦行集结。整个梨岗旅团会合自福建经平阳、瑞安北调之日军，向临海经宁波，再向绍兴方向撤退。

八月十五日，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。

纵观温州第三次沦陷，日寇盘踞九个月又八天，使用的兵力及进军路线，均与第二次相同。至于国民党军队驻防兵力近五个团，共五千余人。

一九六三年十月廿六日

* * * * *

日寇暴行目击记

曾子辉

一九四二年日寇第二次侵踞温州后，比前一次更凶恶、更残酷。一日，南门广利桥日寇岗哨，查问裁缝王阿碎，从他衬袖里搜出五元法币一张，问他钞票为何不放袋里，而要藏在袖口里？王阿碎一时语塞，当即被日寇抛进河里，因水浅未死，日寇发现后又开枪击毙。南门一姓叶的儿子，从梧埏买米归来，经龙方桥时被敌发现，立即被捆在电杆上，先让太阳晒，后又用水浇，折磨两日一夜而死。还有位小学生，家住府学巷，身穿童子军制服，被日寇看见，就给他一把锄头，叫他挖个小坑，挖好后，日寇就将他活埋在里面。还有一次，日寇三五人闯进一户人家抢劫财物和寻找女色，男的去开门，女的躲在柴堆里，日寇发现后，立即将男的捆在柱上，将女的拉出轮奸。日寇暴行，举不胜举。

* * * * *

温州三次沦陷见闻

叶 汉 龙

抗日战争时期，日寇的铁蹄曾三次践踏我富饶美丽的温州城乡，温州人民惨遭蹂躏，过着人间地狱的苦难生活。头两次沦陷时，我担任永嘉县动员委员会巡回督导队队长；第三次沦陷时，担任国民党永嘉县警察局侦缉队队长。沦陷时，我往返于城乡搜集敌伪情报，因而对温州陷落后的情况了解较详。值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，我愿将记忆所及，再现当年情景传之后人。

第一次沦陷(1941.4.19.——1941.5.1.)

“七·七”芦沟桥事变后的半年多时间，温州处于偏安状态，日寇侵扰不多。一九三八年农历正月廿七日，温州第一次遭到敌机的轰炸，敌机轰炸目标是南塘飞机场。当时在机场上曾用竹、木、布伪造了四架战斗机、百余个稻草兵哄骗了敌人。这一个月敌机来炸五六次，市民人心惶惶，东躲西逃。随后，日机又来轰炸我工业区。当时西郊下寅五仓头一带，有升泰、福音、伯特利等厂三条高烟囱，又有大东、陈昌记等厂的五条小烟囱，还有其它厂、店等，在市区算是最大的工业区。敌机一日炸两三

次，并低空俯冲扫射。一九三九年四月，敌机开始轰炸我闹市区，南北大街、朔门招商局码头以及永川、株桐、朔门等大码道，多处被炸毁；五马街中央大戏院、府头门钟楼县政府也屡遭轰炸。那时，温州市区遍处是断壁颓垣，瓦砾成堆。

温州人民饱尝了敌机轰炸的痛苦。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的一天，我亲眼目睹三角门八角井头（即今解放电影院）炸得最惨，二十余间矮屋被炸成废墟，二十余人被炸得血肉横飞。有的半个头颅飞挂在树上，有的血淋淋的手脚飞上屋背，有的电线上挂着肠肺。当时在八角井头放了一只竹篓，装满了血肉模糊、零零碎碎的残肢断骨，亲人痛哭悲号，真是惨不忍睹！在场的人莫不咬牙切齿，痛斥日寇暴行。那天，敌机还轰炸松台山脚，停放在清明桥崇仁社、同仁社等处的三百多具棺材也被炸得尸骨横飞。人们给现场编了四句顺口溜："屋背飞满棺材板，红绿寿衣挂满山，捆绑全尸倒河滩，雪白骨头堆满街。"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惨景。

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凌晨三时，夜空响起了凄厉的空袭警报，到五时半才解除；十二时左右，警报再度响起，不到一二分钟，又是紧急警报。接着，敌机在西南方盘旋，阳岙、渚浦一带传来清晰的爆炸声。午后二时，县府一位姓曹的职员，气喘吁吁地从我门前边跑边喊："快逃呀，瑞安登陆的鬼子已越过梅岭，在娄桥渚浦和国军接火了！"我慌忙跑到大码道一看，除了几只军队征用的帆船外，再也看不到船只。街道上一些军官、公务员正在匆忙地押运行李，护送家眷。而周围的居民，却在安闲地观望，毫无逃难的准备，有的还在嘲讽："官府还没出告示通知疏散，慌什么？"直到日寇进城之后，街头巷尾人们还在猜测，有的说是土匪暴动，有的说是红军伪装日军，有的还认为是"广东军"进城。善良的人们都不曾想到，一场浩劫已经降临。

日军是依仗飞机大炮的掩护，迂回进入温州的。二十日黎

明，日军侵踞城区之后，立即在积谷山、松台山、海坛山架起大炮，并派士兵到处搜索。有不少国军和公务员因事先无准备，一时逃脱不了而遭到杀害。有两只从乐清瑞头来的帆船也遭到日军大炮的轰击，一只掉头向江北逃去；另一只被捕获，船上押送壮丁的五六个国军，全被日军押走。

日寇一进城即开始抢劫物资。东门各栈房的铁门均被打开，他们强拉民伕，为他们搬运铁钉、铅丝、西药、桐油等物资。有个身穿海关制服的民族败类，竟指引日寇到金沙岭山脚，从洋油栈里抬出一箱锑和铜锡等军用原料。国货公司的货品，被抢得一干二净，大块玻璃全被捣碎。县政府和各机关被捣毁无遗。九镇义仓的存米被抢一空，一位姓朱的有二千多斤存谷也被抢去。小南门码头货物堆积如山，他们用永瑞汽轮一批批装运到瑞安方向去。

府前街的实业银行，为日军司令部占用，门口有四五个凶神恶煞般的日军在警卫。四顾桥三青团团部驻扎敌兵。联立中学驻扎敌脚踏车队。瓯海医院被占为野战医院，已有几十个敌伤病号在医治。警察署驻扎敌通讯队。渔丰桥还设有朝日新闻社。此外，电灯公司、西郊三港庙、郭公山、东门永川码头、朔门招商局等处，都驻有敌军，人数约五六百人。我从敌军的衣物上看到写有“福田部队”字样，日军部队的具体番号不详。日军进城后的第三天，有三四百个敌兵，抬着机枪钢炮在五马街、北大街示威，店门上被迫贴上膏药旗。在府头门阵亡将士纪念碑前，汪逆精卫夫妇的两座跪像，被十几个敌兵捣毁。他们还把县府的物价评价布告牌拆下来当燃料，把跪像焚烧掉，敌兵们呲牙咧嘴地在旁狂笑。

日寇刚进城时，对老百姓曾施展其政治怀柔的欺骗手段，向居民说笑，请居民吸烟，还送糖果给孩子们，披上一块“和蔼可亲”的面纱。可是第二天起，他们的残暴面目就暴露无遗。一

天，我途经三官殿巷，在温州大戏院门口，迎面遇到两个手提酒瓶，东摇西摆的敌兵，他们看到我身旁走着一位妇女，就眯起淫眼发出狞笑，而后拉进戏院轮奸。那些日子，他们挨家挨户搜索财物，抢猪抓鸡之外，就是到处寻找姑娘。原先充满生机的温州城，这时变成了一座死城，家家门户紧闭，景象十分凄凉。

温州沦陷仅三天，那些丧失民族气节，认贼作父的家伙就开始活动。廿一日午后，黄逆竺卿等三人从康乐坊经过，臂上套着通行臂章，手上拿着一面白旗，上写“御用商人”四字，途向东门走去。原来在东门有一班无耻商人，妄想依仗敌伪势力来保存财产，特请黄逆派兵保护存货。黄逆竺卿规定，每件货物保险金一百元，乘机发了一大笔财。二十四日下午二时许，经过跛脚周华国等人精心策划的汉奸组织——伪临时商会，在普安施药局楼上召开成立大会。这天，我也挤进看热闹的人群上了楼，只见王永山、周华国等高谈阔论，二十一个各业“代表”，有的抽烟说笑，有的交头接耳。第二天，普安施药局门口出现了临时商会的第一张布告，宣布临时商会正式成立，公布了会长、董事及各股主任的名单。

那时，临时商会曾向日军司令部提出三项要求：一、准临时商会备案；二、请即办米救济贫民，以收买人心；三、请日军阻止奸淫行为。日军司令逐条答复如下：第一条有关政治，等宪兵到后再决定；第二条办米一事是温州人自己的事；至于第三条，司令狞笑片刻，说：“皇军劳苦功高，慰劳慰劳是中国女人应尽的义务！”商会代表连连鞠躬告辞出来。消息传到爱国志士耳里，个个气得肺都炸了。

伪临时商会成立后，汉奸们活动极为频繁。二十六日，伪临时商会会长王永山等群魔，沿着大街、五马街巡游一圈，要各商店复业；可是，街上静悄悄，商店一律关门。日军司令部和临时商会先后贴出“安民布告”，临时商会的布告原文是：“查本会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